



Galerie
DUMONTEIL
NEW YORK • PARIS • SHANGHAI
杜夢堂

PRESSBOOK

深蓝
DEEP BLUE

致敬塔拉号
a tribute to Tara

Artsy

Sept. 2019

艺术可以为科考带来另一种眼光？
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_c5dfqlwmbllWnVe72PUtA

From:姜伊威 Artsy官方 2019-09-24

关于海洋的属性，在 17 世纪发生了一场论战，这场论战对我们所生活的现代世界至关重要。这是一场关于海洋所有权的争论，论战双方是荷兰人格劳修斯和英国人塞尔登，他们分别提出了“海洋自由论”和“海洋封闭论”。历史书告诉我们，这场论战的获胜方是格劳修斯。格劳修斯主张海洋是“自由”的，不为任何国家所占有；塞尔登则试图驳斥格劳修斯，根据自然法和国家法，海洋并不为公共所有，而是像土地那样被私人占有。



尽管双方都有支持者，但大体来说，历史记住了格劳修斯，而相对遗忘了塞尔登和他的《闭海论》。因为格劳修斯的论文《海洋自由论》以及著作《战争与和平法》衍生出了欧洲公法以及后来的国际法，他本人也被史书冠以“国际法之父”的美誉。格劳修斯的立场，成为此后几百年世界历史的共识，直至今日。海洋为人类所共有，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信念，这样说大致不差。卡尔·施米特总结道：

“海洋则处于这些特定的国家空间秩序之外。海洋既不是国家领土，也不是殖民地空间，处于未占领状态。它对任何形式的国家空间主权来说都是开放的。……海洋是唯一向所有国家开放的区域空间，同时可以自由贸易、自由捕鱼，可以进行海战并在海战中享有捕获权，无需考虑邻国或地理边界的问题。”



Maki Ohkojima, *A Memory of 4.6 billion years - Whale*, 2017, 6 meters long.

Courtesy of the artist

但是，无论是自由论的“共有”还是封闭论的“可以被私人占有”，人类都“拥有”海洋，世界政治的发展史似乎并不质疑这一点。这甚至是西方文明史的一部分源头——在最初的拉丁文中，“地中海”的意思，就是罗马人认为的“我们的海”（Mare Nostrum）。后世两千多年所争执的点，只不过在于“我们”到底是谁。

可我们仍会提出一个“鸡生蛋，蛋生鸡”式的问题：人类拥有海洋，还是人类属于海洋？



Hugo Deverchere
Cosmorama - Recording (Tachylite), 2017, 122 x 86 x 6 cm

Courtesy of the artist

任何争论都不足以抵抗人类对航海的渴望。渔猎，传教，贸易，征服，科考……千帆过尽编起历史的网。船上发生的故事大多黑暗血腥，因为海洋是法外之地，是霍布斯所说的“自然状态”，一个罪恶之场：形形色色的人们航海中进行屠杀、囚禁、战争、奴隶贸易，海洋则回报以传染病、物资匮乏、失联、孤独感，和永不得归乡的宿命。至于环保人士所主张的人类与海洋相亲相爱，这条故事线出现得非常晚。



Michel Temman, *Sea.Oslo I*
2017, 70.5 x 52.5 cm

Courtesy of the artist

即便是以探索海洋、保护海洋为己任的法国船只“塔拉号”（Tara），也经历过海洋的残酷。这艘大帆船于1989年建造，被作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主力科考船。2001年前，船长彼特·布拉克在巴西一带被海盗杀害。2003年，法国服装品牌雅妮斯比（agnès b）总裁艾蒂安-伯戈购得此船，并将其改名为塔拉（Tara），从2006年开始重新投入科考，迄今为止已完成四次大规模的科考航行。最近的一次航行为2016年到2018年期间的绕太平洋航行，并于去年停靠上海。“塔拉号”会在航行中邀请艺术家上船随行，并在靠岸期间登陆，举办展览等活动。



Etrave de Tara en pleine navigation

Credit Maeva Bardy, Fondation Tara Oceans.

“塔拉号”方面认为，艺术家可以为科学考察带来另一种眼光。在杜梦堂画廊（Galerie DUMONTEIL）近日举办展览“Deep Blue：致敬塔拉号”中，大小岛真木的作品非常抢眼：她于2017年随“塔拉号”从关岛航行到横滨，途中遇到一只死去的鲸鱼。大小岛得知：鲸鱼在死后会沉入海底，之后因体内产生氨气会再度浮上海面。一只鲸鱼从死亡到肉体消失，全程需6个月，而在这个6个月中，各种微小的海洋生物会进入它的躯体，以此为家。在上岸后，大小岛创作了《46亿年的记忆-鲸鱼》。同系列的另一件作品《洞穴》上，她用铅笔写道：“无人岛上有很多的鸟。”



展览“Deep Blue - 致敬塔拉号”，2019年

杜梦堂（上海）展览现场

Michel Temman 在奥斯陆附近的海上拍下了两张照片，他当时坐在一艘船上。Temman 身份多元，他曾以法国记者的身份旅居日本 20 年。在从日本移居中国的前夕，他受到 Tara 基金会的邀请，成为 Tara 年刊的主编。Temman 从十几岁时便拿起了相机只身前往南非，见证了种族隔离制度的瓦解。“我从十几年前开始拍摄一些非常抽象的照片，有四五千张，从不示人。两年前，一个法国朋友到我家看到了我的作品，帮我进行了展出。现在我的展出多了起来，我越来越享受这个过程。”



Coral team processing samples from the morning dive.

Credit Sarah Fretwell, Tara Expeditions Foundation.

这位“素人”艺术家的创作经验，不自觉地回归到了古典的风景传统中。达·芬奇相信，作为画家，“如果他想要一片从高山之巅一直延展到海平线的巨大平原，他就是这一切的统治者”。安德鲁斯在《风景与西方艺术》一书中指出：“这里包含了知识、力量和快乐，混合着画家通知事业的感觉，正是这样的一种混合物，能够给展现自然世界的艺术提供一种哲学价值。”展现自然未知力量的风景画从 17 世纪开始出现——瀑布、雪崩、海洋……卡斯帕·大卫·弗里德里希于 1818 年创作的作品《雾中大海上的徘徊者》便是表现海洋的未知、恐慌而产生的崇高感。



Aurore De La Morinerie
Plankton 1. 2015. 40 x 30cm

Courtesy of the artist

Temman 在日本期间先后经历过东京大地震、海啸和福岛核电站事件。岛国所面临的自然灾害让他极为震动。“同时我非常失望。对日本政府，对媒体。我是一个记者，我知道媒体上的文章跟现实状况存在着多大的鸿沟。”这些抽象的照片帮助他渐渐弥合了这一鸿沟。“我7岁的时候跟家长搬到南法，第一次见到海……海洋太未知了。‘塔拉号’在海洋中发现了上百种全新的基因。人类已经开拓了太空，对海洋所知却还是那么少。面对这种未知，我能表达出来我自己。”



Tara in the ice

Credit A. Deniaud, Tara Expeditions,
Expedition Tara Oceans Polar Circle.

本展览的策展人、科幻作家陈楸帆在为展览撰写的文中提及其故乡伶仃洋：“就拿我家乡附近的伶仃洋来说，近 40 年来，海平面处于上升期，在自然状态下，海岸线变化应有进有退，但实际上岸线大幅向海迁移，其中多为人工岸线，而淤泥质海岸和生物海岸急剧变短，这与人类经济工程活动密切相关。”

鸦片战争便居住在广东的美国人亨特，著有《广州番鬼录》。这本书中记录了关于伶仃洋的当时情形：“伶仃碇泊所绝不仅是一个鸦片站。所有装载普通货物或只装大米驶往黄埔的船只，都要缴纳规礼和船钞。”海洋所带来的繁荣、罪恶、灾害，从来都是一体的。



Tara Equipe Banquise

Credit F.Latreille, Tara Expeditions, Expedition Tara Arctic.

回到开头的设问，人和海洋，谁属于谁？大概我们仍应该相信，人是万物的尺度，但人仍应该保持谦卑。毕竟，对海洋的一丝描摹，已经是艺术的无价馈赠了。

姜伊威